长江江豚成群逐浪，青头潜鸭、东方白鹳在汉繁殖

武汉获评联合国“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”

■长江日报记者张雨欣

近日，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（COP17）官方平行活动——第九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在亚美尼亚举行。峰会上发布了第三届“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”获奖城市名单和“自然城市”平台新增城市名单。其中，我国7个城市获评“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”，12个城市（区）入选“自然城市”平台，武汉市均成功获评。

这是继成功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后，武汉在生态领域获得的又一重要国际荣誉。峰会期间，武汉“青头潜鸭：超大城市极危水鸟保护与野生种群恢复”案例入选《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》案例集，长江江豚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摆上展台。

为何是武汉？答案不在会场，而在长江里、在湖塘中、在候鸟身上。



9月20日15时30分，武汉青山湿地公园的沙庙江段，离岸约700米的江面上，几道灰色的弧线破水而起。市民丁先生意外记录到长江江豚出水嬉戏的清晰画面。



豹澥湖青头潜鸭遛娃。 黄有刚 摄



东方白鹳在电线杆顶筑巢育雏。 通讯员魏斌 摄

长江江豚：从偶尔露面到三五成群逐浪

近期，武汉青山湿地公园沙庙江段，离岸约700米的江面上，几道灰色身影破水而出，露出圆润的背脊。市民丁先生举着长焦镜头，偶然拍下长江江豚嬉戏的画面。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郝玉江辨认，视频中共有4只长江江豚，其中一对母子豚清晰同框。

但这样的景象并非一直都有。过去，武汉城区江段曾连续7年没有长江江豚目击记录。

长江江豚重新出现，长江双柳段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地。2021年，当地环保志愿者巡江时拍到长江江豚，此后持续观测，2023年3月更拍到15头长江江豚同时出水。

如今，通过志愿者目测、渔政执法“智慧天眼”视频记录和水下声呐定位，长江江豚在长江武汉段的活动范围逐渐明晰：金口、天兴洲、双柳三片水域均已形成稳定种群，种群数量约30头。

长江江豚“重返”，离不开长江生态环境的改善。2020年，武汉启动“江豚回归江城”计划。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实施，岸线整治、排污口排查持续推进，长江武汉段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Ⅱ类。今年3月通车的双柳长江大桥采用“一跨过江”设计，江中不设桥墩，线路还为避开涨渡湖湿地绕行约1公里。

从种群恢复到活动范围延伸，武汉对长江江豚的保护在不断深入。今年4月，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，将长江江豚确定为城市吉祥物；10月，武汉首个长江江豚驿站在新洲双柳启用，为长江江豚观测、科普宣传和志愿巡护提供固定场所。

青头潜鸭：从发现繁殖巢到243只雏鸟破壳

荷苇交错的水面上，青头潜鸭们把头一低，潜进水里觅食，半晌才从几步开外冒出来。偶有两只相互追逐，在水面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。

就在几个月前，武汉刚交出一份成绩单：祁家湾、天河卧龙和豹澥湖3处“水上产房”共446枚蛋孵出243只雏鸭，繁殖成功率达54%。其中，祁家湾示范点建成3年来首次繁殖成功。目前，武汉青头潜鸭种群数量达540只，约占全国的1/5。

青头潜鸭在武汉一度也面临繁殖难题。浅水虾塘改成深水鱼塘后，水草消退，适宜的栖息地随之减少；繁殖季遇上梅雨、暴雨还可能将整窝蛋连巢淹没，全国野外平均繁殖成功率不足30%。

怎样让青头潜鸭安心繁殖？2023年，武汉将部分鱼塘改回虾塘生境，恢复水草和觅食环境。豹澥湖养殖户朱祥能还尝试用漂浮水草制作浮巢，后经观鸟协会和科研人员改良，成为模块化巢台。

今年，祁家湾布设了110个人工巢台，并通过改造生态小岛、修建堤岸和调节水位，为青头潜鸭营造更稳定的繁殖环境。

中国青头潜鸭保护与监测工作组组长、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丁长青说，武汉青头潜鸭数量多，繁殖成功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，修复栖息生境、设置人工巢台、多方协同管护等经验，为青头潜鸭保护提供了值得借鉴的“武汉方案”。

东方白鹳：从南来过冬到首次在汉繁殖

为迎东方白鹳回来，沉湖湿地打算在繁殖区立5个人工鸟巢：12米高，顶端做成锅状，样式照着湖中那排电线杆来——鸟衔枝方便，幼鸟不容易落巢，也不必再贴着带电的线。

今年春天，它们没有北归。2月，监测人员在王家涉湖的沙洲上发现东方白鹳衔枝筑巢，巢就筑在十几米高的电线杆顶。到6月底，沉湖和桐湖一共记录8处繁殖巢，产卵27枚，出雏15只。这是东方白鹳首次在武汉完成自然繁殖。

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素有“鸟中大熊猫”之称。过去在武汉，它只越冬，不繁殖。

沉湖曾是它的重要越冬地，最多时超过900只。养殖“三网”增多后，水面和滩涂被分割，之前已难觅其踪迹。2017年起，沉湖拆除“三网”、退养还湿、恢复自然岸线，东方白鹳越冬种群从2021年的38只增至今年1月的174只。

“大型涉禽试探性扩散时通常只营一两个巢，这次一次性筑了8个，说明它们已把这里选作繁殖地。”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李振文说，这批鸟很可能是同一家族群，明年重返沉湖繁殖的可能性很大。

链接

“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”获奖城市及“自然城市”平台新增城市名单

第三届“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”获奖城市名单

白山市、呼和浩特市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江门市、嵊州市、石家庄市、武汉市

新入选“自然城市”平台的城市名单

美国阿尔伯克基市、亚美尼亚埃里温市

中国白山市、贵阳白云区、呼和浩特市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江门市、雷山县、嵊州市、石家庄市、武汉市、深圳光明区、深圳盐田区、天津中新生态城等

开国大校张应学：多次负伤，却拒绝申领革命残废军人证



1955年，张应学被授予大校军衔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翻拍



张应学之子张楠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。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摄

长江国防

■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
通讯员李向坤 胡亚男

“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，曾随部队三过草地、两过雪山。战争年代，父亲多次负伤。”10月12日，在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，开国大校张应学之子张楠告诉长江日报记者，父亲生前对家人要求极严，从不允许家人占公家一分钱便宜，也从未派单位公务用车接送过家人。当天，张应学的老伴何健也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介绍，档案记载，张应学于1917年11月出生，是四川省南部县楠木乡人，1934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红四方面军反“六路围攻”作战和长征，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是身经百战的革命军人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大校军衔，荣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，他获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1997年12月15日，张应学在武汉逝世，享年80岁。

长征时靠拉着马尾巴走出草地

张应学的父母均是贫苦农民，无力供他读书。但张应学从小热爱学习，为了筹集上私塾的学费，小小年纪的他就去给地主家背柴火挣钱，或将家里种的花生、红薯挖出来拿到集市上售卖换钱。用辛勤劳动挣来的钱，他读了两年私塾，学会了识文断字。

七八岁时的一天，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张应学前往当地一户地主家乞讨，想讨点残菜剩饭充饥。地主没给他食物，还放出一只恶狗追咬他。恶狗狠狠地扑向他，把他屁股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。

今年63岁的张楠说，那次被地主家的恶狗咬伤后，父亲便萌生了反抗地主的念头。几十年后，张应学曾多次对家人说：“当年的恶霸地主太可恶了，他们可以不给我饭吃，但不应该放狗来咬我啊！”

1932年，阅读过进步书籍、接触过进步思想的张应学，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、性质有了一定了解，立下参加红军的决心。1934年1月，张应学与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参加红军，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，成为一名马夫，随部队参加红四方面军反“六路围攻”作战，抗击四川军阀刘湘纠集的各路川军。

此后，张应学随部队参加了强渡嘉陵江战役，之后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，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。

张楠说，父亲在生前很少给家人讲自己参加长征的故事。父亲去世后，他才从父亲生前的同事、战友口中得知，在第二次过草地时，因自己携带的干粮早被吃光、沿途的野菜和草根也被先前通过的红军官兵挖掘殆尽，父亲陷入可能被饿死的窘境。为了活下去，父亲曾与战友一起分食煮熟的牛皮带。每次过草地，父亲都是靠拉着马尾巴艰难地穿过沼泽地。父亲多次看见战友饿死、病死、冻死，也目睹过战友陷进泥沼中失去宝贵生命。

张楠说，长征途中第二次过雪山时，父亲险些把命丢在山上。爬到半山腰时，父亲因发高烧晕倒在地。万幸的是，不久之后，天降大雪，雪花把父亲盖住，也把高烧退了下去。苏醒后，父亲挣扎着起身，顺着雪地上的脚印拼命追赶部队，最终翻过雪山，赶上队伍，成功归队。

战场上多次负伤却拒绝申领革命残废军人证

1937年下半年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，部队选派张应学前往八路军总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，他很快成长为八路军自主培养的通信骨干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张应学历任报务员、报务主任、电台台长等职。

记者了解到，张应学戎马一生，曾在战场上多次负伤，浑身伤痕累累。

张楠介绍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天，父亲骑马携带一部无线电台执行紧急任务时，遭到小股日军追击。父亲策马钻进一个村庄，跑入一条又长又窄、两侧是高高围墙的小巷。在骑马狂奔途中，父亲突然看到巷子出口处横着一个木栅栏，把他的去路堵得死死的。他立即勒住马，闪电般从马背跳到地面，一脚将木栅栏踹倒，然后翻身上马继续奔跑。这时候，敌人开枪了，子弹从父亲的右小腿穿过。父亲强忍剧痛继续驭马前行，终于甩掉敌人，全速返回部队驻地，保住了电台、密码本和自己的性命。事后，部队给父亲记二等功一次。

张楠说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父亲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29师后勤部政委，随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。有一天，父亲指挥战友用马拉大车往前线运送弹药时，遭到敌机轰炸，其中一匹马受惊，拉着大车往山沟里狂奔。父亲立即冲上前拽住这匹马的缰绳，硬生生把惊马勒停在沟边，保住了马匹和整车弹药。敌机扔下的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，一块弹片扎入他的左大腿。

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，组织多次派人通知父亲申领革命残废军人证，都被父亲拒绝。当年，领到这个证的现役军人可以按政策领取伤残抚恤金。父亲对组织派来的人说，自己虽然多次受伤，但没有少一只手或一条腿：“我们应该把申领这个证件和获得抚恤金的机会，留给那些在战场上伤得更重或缺胳膊少腿的战友。”父亲明知道被评为伤残军人后能获得抚恤金，但一直到去世，父亲都没有申领这个证。

对家人要求极严从不让家人占公家便宜

现年98岁的何健老人1947年与张应学结婚。她作为部队战士，与张应学一起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她告诉记者，老伴生前对家人的要求一直很高、很严格：“他从不允许家人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。”两人育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

何健回忆，20世纪60年代，老伴在某军后勤部任政委，为正师职干部。有一次，大女儿与三女儿同时生病，大女儿在离家四五公里远的一家医院住院，三女儿留在家中由她照看。她分身乏术，想让母亲去医院帮她照看大女儿。母亲是缠过脚的小脚老太太，行走不便，从家里到医院又没有公交车。她希望老伴安排一辆单位公务用车送母亲去医院，被老伴拒绝：“去医院没有多远，让妈走过去吧。”老太太二话没说，拄着拐杖一步一摇地步行赶到医院。

何健介绍，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，家里因为没有饭桌，每到吃饭时，一家人就把一张低矮的竹床当饭桌，围着它端着饭碗半蹲在地上吃饭。军后勤部机关营房处的同志看到这一幕后，就用仓库里存放的废木料做了一张小方桌和几个小板凳送到她家中。一天，回家吃饭的老伴看到桌凳后，当即向她发问：“这是从哪里搞来的？”她如实回答：“是营房处的同志送来的。”老伴立即郑重地告诉她：“赶快退回去。如果我们收下它们，别的领导也可能会有样学样，也让营房处给他们家制作桌椅板凳。”她只好赶紧把桌子和凳子退回营房处。

何健还说，1973年的一天夜晚，当兵近3年没回过家的大女儿回家探亲，坐火车抵达火车站时已经很晚，公交车也已收班。大女儿背着一个装满行李的大包，步行回家不太方便，便给父亲打电话：“爸，能不能派个车来接我一下？”已担任某军副军长多年的张应学却回复大女儿：“火车站离家里也就四五公里远，你走回来。”大女儿只好走回家。

何健表示，老伴在部队当领导多年，从来没有派公务用车接送过家人，且一有机会就叮嘱家人：“你们一定不要占公家的便宜。”

张楠说，父亲1979年离休后，被安排到军队离职干部休养所安度晚年。离休后，父亲对子女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：“你们在单位工作，务必把公事与家事分得清清楚楚，千万不要公私不分，更不要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、为亲友谋私利。”张楠与四位姐姐一直牢记父亲的叮嘱，均兢兢业业工作到退休。

记者了解到，2017年，曾任张应学警卫员的张学文告诉张楠：“张应学首长对生活要求不高，喜欢吃黄豆炒辣椒。下基层连队视察时，他总是与战士们同吃同住。首长襟怀坦荡、光明磊落，对自己和身边人要求严格。他处处以身作则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并带头践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让战士们深受感动。”

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表示，张应学首长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留下了一枚枚沉甸甸的勋章和一条条比勋章更珍贵的家训。这一条条家训，值得所有人铭记、学习、践行。